從李姓族譜看宜蘭縣民的遷移史和血統

李壬癸*

台灣是一個多族群的社會，宜蘭縣就是台灣的一個縮影。因為宜蘭縣境內就有漢民族和南島民族，而其內部就包含好幾種不同的族群，包括泰雅、噶瑪蘭、凱達格蘭、猴猴，以及從西部平原遷移進來的五種平埔族：道卡斯、巴玻拉、猫霧揀、洪雅、巴則海（參見李　1995）。除了泰雅族以外，所有的平埔族如今都已完全漢化了，已經分不清漢族和南島民族。我們相信這些平埔族各族群的基因大都流傳下來，今日還留在蘭陽平原上所謂漢人的血液中。

在中國大陸上，許多地區的漢人原來也不是純種。華南一帶在歷史上原有好幾種不同的種族，經過二千多年的通婚和民族交融，他們部分所謂的漢人從福建、廣東沿海一帶遷移到台灣來就已是混血兒了。從閩南來的漢人主要分為漳、泉兩派，而所謂的「粵」指的就是客家人。含這三種成分的漢人移民到台灣來以後，又經過多年的融合，在宜蘭地區泉州人都已被漳州人所同化，客家人也都成為「福佬客」只會說閩南話，而不會說客語了。我祖父原為客家人，因為生活在閩南語的環境，我父親從小就只會說閩南語，而不會說客語（只有在拜祖先禱告時，他還使用客語）。

以下就以我家族的遷移史來看宜蘭縣人口組成的一個樣品，作為個案研究。《李姓族譜》中頁23有如下的記述：

「始祖李念七公，原係汀州府寧化縣石壁村人也。情因天下朝廷未歸一統，本處地方國家諸亂，終日喧嘩不息，而致奔流遊落斯土。……改名換姓，成其開基創作。殆後則我始祖念七公，生於永樂十三年。」

汀州府屬福建省。永樂十三年是公元一四一五年。

---

*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。

到了乾隆三十八年(1773)以後，李氏子孫大都按照八世祖所作的詩句依序取名字。族譜頁24中載道：

「乾隆三十八年，歲次癸巳正月，在大坪頭祖祠公議：將八世祖派衍始作詩句，照代流傳，日後叔侄序次永久免致紊淆。詩句云：

國兆世善先榮茂　　家傳詩訓後汪洋。

書香丕振流芳遠　　耀族光宗永吉昌。」

李家後代若按照祖傳詩句取名，就可以看出是屬於那一世，而且也可證明他們有沒有血緣的關係。

大坪頭在那裡，尚有待查考。不過，李家世代在詔安縣[1]定居，是在福建省的西南方，屬於客家人的社區。

我的家鄉在宜蘭縣冬山鄉珍珠村。珍珠村舊名珍珠里簡，是噶瑪蘭三十六社之一。李氏家族遷台已有二百多年的歷史，我們家族有沒有南島民族的血統？如果有，是屬於那一個或那幾個族群？

我家所傳的《李姓族譜》頁43有這一小段的記載：

「乾隆三十一年，歲次丙戌，來台居擺接芎蕉腳。」

乾隆三十一年是公元一七六六年。遷移來台的是第十三世祖李榮軸先生，那時他三十一歲（雍正十三年出生）。他的妻子是「妣謚勤惠，沈氏大娘，生七子一女」，從姓名看來她是漢人。但我們不能完全排除原為番婦改從漢人姓名的可能性。族譜並沒說明他是單身來台，還是攜同眷屬來台。擺接的地點在現在板橋以北附近，是屬於平埔族凱達格蘭族的分支雷朗的社區之一（參見Tsuchida 1985）。

李榮軸先生死後葬在淡水龜崙：「公葬在淡水龜崙。」他的長子是李茂殿先生，在他的名下有如下較詳細的記載(頁44)：

「公生於淡水，兄弟七人，後住龜崙老路、楓樹坑二處。至兄弟分爨之後，移新路坑，碾米生理。妣在家中每日扶同力作，甚是艱辛拮据，家務頗有盈餘。後因嘉慶十四年，彰泉分類。至十五年，家資聚有七百餘金，幷搬眷屬來蘭。先居三結街北門，溪前溪背二處貯谷生活。公思近街風俗不美，恐日後兒孫非久遠之計，再擇東勢安居。仍貯豐年之谷，粒積成家。」

(1) 詔安縣屬於汀州府。族譜頁1中載道：「乾隆柒年，歲次癸亥，在詔安縣城南門內大塘門再造宗祠。」因此，大坪頭可能就在詔安縣城南門內。

龜崙(Kulon)是現在的桃園龜山，原為平埔族龜崙族的居住地。新路坑也屬於龜崙社（參見小川　1944）。龜崙族的語言資料僅留下45個單字。根據日本學者土田滋教授(Tsuchida 1985)的研究，龜崙的語言和賽夏語言接近。這一族根據黃叔璥的「番俗六考」(1722)中有一小段描述：

「龜崙、霄裏、坑仔諸番體盡矮短，趨走促數，又多斑癬，狀如生番。」

第十四世祖李茂殿先生於嘉慶十五年（1810）從桃園的龜崙遷到宜蘭。先住在三結街上若干年後，又搬遷到東勢鄉下定居。他那時的觀念大概是：鄉下人勤勞純樸，而都市人尚浮華，恐怕後代子孫染上不良的習氣，所以住處要避開都市區。他的幾個弟弟也都先後到宜蘭買田地，「嘉慶十九年(1814)兄弟同挈眷來蘭，……後擇居東勢珍珠里簡」（頁 54）。他們遷移宜蘭的年代比西部平埔族一千多人遷移到宜蘭的時間（嘉慶九年）稍晚幾年（參見姚　1829：71）。珍珠里簡社（噶瑪蘭族）就在里腦社（凱達格蘭族）的附近。

綜合而言，從以上歷代祖宗曾住過的地方，包括雷朗亞族的擺接，龜崙族的老路、楓樹坑、新路坑（即龜崙社，參見小川　1944），噶瑪蘭族的蘭陽平原。因此他們都和這些地方的平埔族應有所接觸。有沒有人娶當地的土著婦女為妻？從歷代配偶的姓名[2]看來，似乎沒有，她們全都是漢人的姓氏，且多為客家人（名字都叫做「×娘」）。不過，我們並不能排除她們有人原為南島民族却改從漢名的可能性。更進一步說這些女性的家族史都沒有資料可查，無法確知她們的祖先是否會有南島民族的血統。例如，我母親的娘家在成興（舊稱「牛路頭」），位在奇澤簡（噶瑪蘭）社和猴猴社之間。她的祖先有沒有混入這兩種族群的血統，我們毫無所知。

從十三世到我這一代是十九世，每代約三十年，六代近二百年間，歷代都在蘭陽平原定居，但也有旁支的李姓家族留在桃園，至今仍有後代還在桃園。[3]

其實李家遷移到台灣的並非自第十三世才開始。只不過是第十三世才是我的直系祖宗。李家旁系祖宗在第十世就有四、五人「移住台灣」(頁37)，是第五(?)、

---

(2) 噶瑪蘭族的女性名字包括 api, abas, aun, ubən, ipay, ilaw, taʔil, ələn等等，男性名字包括buya, ulaw, utay, ayaw, utay, bayas, nalis 等。他們漢化後所取的漢姓多為潘、偕、吳、胡、振、朱、劉等（參見阮　1969）。凱達格蘭族哆囉美遠社的一位女性報導人名叫林氏伊排(ipay)，和噶瑪蘭族的相同。

(3) 我的侄子李汪樑曾經在桃園遇到一位同宗。後者看到前者的名字有「汪」字，因而知道他是屬於「汪」字輩。

六、七、十一公，可惜並沒註明年代。不過，和他們四、五人同一代相近（大概是弟兄）的好幾人卻有出生年代可考，包括第五公康熙甲戌(1694)，第八公康熙丙申(1716)，第九公康熙己亥(1719)等。假定他們三十歲左右遷台，那四、五人大約在公元一七三〇至一七五〇年就遷台了。至於他們遷到台灣的那個地區，族譜就沒有交代了。

參考書目

中、日文部分

小川尚義

1944 〈インドネシア語に於ける台灣高砂語の位置〉，《太平洋圈民族と文化》上卷，451～503。太平洋協會。

李壬癸

1995 〈宜蘭縣境內的各種族群及其遷移歷史〉，《宜蘭研究，第一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，72～88。宜蘭縣立文化中心。

李詩講(契名長盛，字朝昌，謚榮三)

《李姓族譜》。

阮昌銳

1966 〈蘭陽平原上的噶瑪蘭族〉，《台灣文獻》17(1):22～43。

1969 〈宜蘭地區漢化的噶瑪蘭族初步調查〉，《臺灣文獻》20(1):1～7。

姚瑩

1829 《東槎紀略》，臺灣文獻叢刊第七種。台北：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。

黃叔璥

1722 《臺海使槎錄》，臺灣文獻叢刊第四種。

西文部分

Tsuchida, Shigeru

1985 "Kulon: yet another Austronesian language in Taiwan?" *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,* Academia Sinica, 60 : 1-59.